

美人思无邪

下



美人思无邪

下



美人思无邪

目录

第一章 巧护麟儿

第二章 后宫争风

第三章 乞巧旧影

第四章 翻天覆地

第五章 重续鸳好

第六章 晋皇贵妃

第七章 朝上涌动

第八章 连理同心

第九章 清理蛇蚁

第十章 国祚绵长

265

231

203

175

147

117

087

059

031

001

第一章

巧护麟儿

美人思无邪

一



破晓刚过，天蒙蒙亮，有人拿着东西进来了。

入夜后，六名医女就被从紫光阁转移出来，换到了另外一间宫殿。

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只听领路的公公似是说什么“上路的地方……”，想必是宫中专门用来殉葬赐死的殿所，两个小医女当场又吓得哭起来。

殿室很大，却空空的，直到宫人们放下六张凳子，又将白绫放到案上，一个太监才扯着嗓子喊起来：“好了，请各位过来吧。”

几个医女缩到角落，死也不过去，惊恐地呜咽着：“不，我不想死……”

云菀沁攥住琴钗和听弦的手。

“进了宫，生死哪由得你自个儿说了算！”领头的老太监一记眼色使过去，两名年轻些的小太监上前去扯那三名哭得大声的医女。

求生欲望大，三人抱着柱子不放，一时竟怎么也拉不开。

两个太监累得气喘，领事老太监气得叫起来：“没用！连几个小丫头都搞不定！”两个小太监被斥责得脸色涨红，生怕受罚，放眼一瞧，只见那听弦长得瘦小，直起身子，先去找最好下手的一个。

听弦一声尖叫，被两个太监架了起来，拖到旁边用白绫套住脖子，合力将听弦拖到板凳上，准备吊上去。

“听弦——”琴钗叫起来。

云菀沁咬牙，冲过去推开两人。

两名太监踉跄了一下。听弦摔了下来，跌在地面的毯子上，被云菀沁一把搀起来，琴钗哭着扑上来：“听弦，你怎么样了？”

两个太监骂骂咧咧地起了身，唾了一口：“不想活了！”说着，朝三个女子走去。

云菀沁将琴钗和听弦挡在身后。

“还不滚开！”年轻太监卷起袖，呵斥一声。

“王妃……”琴钗在身后抱住云菀沁，呜咽着。

云菀沁将两人牢牢护住，琴钗和听弦冒着风险帮过她大忙，她承诺过，一定会倾尽全力地报答两人，今天一定要护住她俩性命。

面前女子半点不动，明明是蜷跪在地毯上，一派狼狈，但此时却乌眸铮铮，看得两个太监心里有些发毛，回头说道：“大人。”

老太监知道护住两个医女的是谁，不禁目色一动。这秦王妃的名声颇大，倒是听过，却还没见过。

女子半跪在地上，海藻般丰盛的秀发经过一番拉扯，早就瀑布般地散开，包裹着一张纤美脸颊，一身缟素宫裙掐住一握盈盈小软腰，宛如藤蔓缚住蛇妖般的妩媚妍丽。因为挣扎，衣襟半敞，露出抹胸上面的半弧形，中间沟渠隐隐乍现，雪白脸颊下巴尖尖，微微抬起一个角度，说不出的倔强，眸色漆如星辰，更是冷绝艳绝。

越是如此，越是宛如娇贵名花，让人忍不住想要拔地而起，狠狠欺凌。

难怪……

光这一身素衣打扮，一嗔一怒的味儿就足得很……难怪能得贵人们的喜。

老太监扒开两个太监，走过去托起她的下巴：“到这个境地还想着救别人？莫不是这会儿还当自己是个王妃？”这等的美人，还是个皇子妃，死到临头竟被自己碰上，运气简直好得爆掉了。

目光又顺着美人颈项往下滑了几寸，笑容更是顺着皱纹一层层蔓延。往日玩弄的那些低贱宫女肉糙，眼下美人肌肤却细腻宛如豚肉，凑近了细细一闻，还有天然醇香，比俗气的脂粉香味清幽，又比花草香更勾魂几分。

“啧，难怪秦王不愿意纳妾，得了先帝爷赐婚，脸色跟奔丧差不多，没一点儿高兴，原来家中已经收藏着不同凡响的美人……”老太监眯了眼，脸色陶醉。



云菀沁架不住一阵恶心，有什么东西从胃里奔涌上来，趁他合住眼不备，嘴一张，头颈一低。

“啊——”老太监一声惨叫，手已是鲜血淋淋，一看，恨不得咬缺了一块肉，火气腾腾而起，还没来得及说话，面前女子眉一颦，银口一张，似是终于忍不住，吐出几口酸水。

老太监被浇得一身呕吐物，手又疼得冷汗直冒，扬起手一巴掌甩了过去：“他妈的见鬼了！啊呸！敬酒不吃罚酒！”

“啪”一声，云菀沁耳朵轰鸣，应声趴倒在地，却强撑起身子，呸一口唾去，“狗东西！”

“还等什么！快把这些人都悬吊上去，不愿意的统统勒死，勒死！”老太监捂住伤口，气得大声吩咐。

云菀沁被两个太监架起来，与琴钗和听弦分开，眼见琴钗被人反手绑住，用白绫套住脖子，忍住疼痛冷喝道：“你们住手——”

“住手？自身难保了还叫人住手！杂家叫你今儿死得比谁都惨！”无根的人心性狭窄，睚眦必报。老太监昏黄眼球一转，冷笑道：“来人，将白绫拿过来！杂家亲自送王妃上路！”

接过三尺白绫，老太监往云菀沁颈上缠住两圈，双臂朝两边用力一拽！

“咯吱”一声，云菀沁只觉气在喉咙管中途被截住，无论如何也吸不进新鲜空气，只依稀看见老太监一双混浊眼球充满了阴险光泽：“若伺候伺候杂家，指不定还让你死得稍微舒服些，现在可知道错了——”

突然，门被人猛叩起来：“开门！”

几个小太监循声去望，正要去开门，老太监怕夜长梦多，加重了勒脖子的力气，骂道：“等一会儿，解决了再说！”

太监们不敢不从，停了下来。

门外的人不见殿内人来开门，急了，“匡当”一声巨响，有人竟将门扇用脚踹开。

老太监勒了一半，只觉得手臂被人拽起，整个人悬空离地，活活被人砸到地上，骨头都快断了，哀哀叫唤起来。再抬头一看，竟是东宫的年公公，再往

后一看，男子袍下露出龙纹靴，不是太子又是谁？

老太监顿时呆住：“太子怎么亲自过来了，是来亲自行刑么……”

太子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女子，脖子上缠着白绫，脸颊上一个巴掌印，忽地脸色一变。二话不说，抬脚一下正踹那老太监的心窝：“行你娘的刑！狗奴才！”

说罢，拔了腰际防身的短刀，刀鞘一脱，上前两步，刀尖正戳入老太监胸口里。

老太监声儿都来不及出一下，咕噜两声，吐出两口血，倒地没气儿了。

其他几个行刑的年轻太监一见大惊，忙放下手里的医女，屁滚尿流地爬过来跪下，动都不敢动。

年公公交代：“将秦王妃送去疏影阁。”

疏影阁在皇宫西北一隅，靠近冷宫，因临着一片湖水，赐名疏影，平日寂静萧条，没人会过去。

几人哪敢多问，将秦王妃扶起来，朝殿外走去。

云菀沁经过刚刚那一勒，脑子昏昏沉沉，眼前发黑，使不出半点儿力气，但一双眼睛却死死盯住还在殿内的琴钗和听弦，又朝太子望了一眼，嘴一张，支起身子，似是想要说什么，却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晕厥在太监手臂里。

年公公见状，吩咐身后的太医：“去给秦王妃看看怎么样了！”

太子带着一行人来之前，怕已经行了赐死，特意喊了东宫的一个亲信太医，万一有什么，也能当场施救。

太医急急上前，将秦王妃平放在地毯上，试了试呼吸，得知无大碍，捋起女子半截儿袖，手贴腕上，一边把着一边道：“太子爷放心，并没性命之虞……”

说着，却话音一止。

“怎么了？”年公公看出太医有点儿不对劲。

太医耐着性子，又重新把了一次，待确凿无误，起身跑到太子身边，凑耳说了几句。

年公公在旁边也听得清楚，登时一讶，望向太子。





太子并没说什么，只望向地毯上的女子，道：“还不送过去。”

太监们慌忙将秦王妃搀了出去。

疏影阁，清雅甘甜的宁心熏香中，云菀沁清醒过来，已是第二天的傍晚。

脖子有勒过后的酸疼，她忍痛撑身坐起来，只见床幔外有个女子身影。

恁般熟悉，好像是郑华秋。

昨日开始，郑华秋就被太子调来伺候云菀沁，此刻见她醒了，忙上前。

也不知道是不是起得太猛了，云菀沁正要说话，却眼前一黑，又是一阵晕天转地。

郑华秋忙端热水来喂她服下，又拧了帕子给她揩汗。

云菀沁终于舒服了一下，掀了被子要下床：“琴钗、听弦她们呢？”

“放心，”郑华秋将她小腕一捉，“那几个医女都没事儿，当日在殿里羞辱你的太监被太子刺死了，年公公又加了五具宫狱的死囚尸体一同放进棺材，填了殉葬的数，送去万寿山的献陵了。琴钗听弦等五名医女再不方便留在宫里了，年公公叫人给了她们足够余生用度的银子，连夜将她们送出宫。这会儿，都各自归乡返家去了。”

云菀沁一颗大石落了地：“我身子也好了，麻烦郑姑姑跟太子那边传达一声。”

五个医女被送离了皇宫，她也一样，不好再留在宫里被人看见。

郑华秋知道她是想要出宫，看着她，犹豫了一下，终究道：“秦王走了。”

云菀沁没懂什么意思。

郑华秋将前两天沈同知主动开城门，秦王带亲兵进宫与太子夜间私见，最后被景阳王拦下的事情，巨细靡遗地说了一遍。

云菀沁刚平静下来的心，又如波涛一般涌动起来，玉背仍旧渗出后怕的冷汗，自己与五名医女获救，竟是他冒着带兵进宫胁迫太子放人的风险。

郑华秋又道，宫中夜变的第二天，王府同时传来消息，秦王因病起不来身，贴身侍卫和王府长史进宫替主子上禀，请求去往封地。

秦王的封地为北方的陕西郡，距离驻守边关的沂嗣王只隔着一两个城池

远，秦王奏请中提及如今北患深重，北上驻扎，也正好能为沂嗣王做后援力量。

秦王的奏请一提出，景阳王第一个附议赞成。

秦王夜闯一事，足可见其胆量和野心，朝野上下暗中震惊。虽有景阳王及其门客强行压制，仍是避免不了流言蜚语。秦王离开，对于京城的安宁也是件好事，一时之间，朝臣纷纷附和景阳王。

太子在群谏之下应下，一日后，下了监国之旨，准秦王带亲兵及阖府去往封地陕西郡。

如今，北城的秦王府，人去楼空，荒凉一座孤屋。

“王妃，秦王目前暂时离开，是明智之举，”郑华秋劝道，又记起什么似的，站起身，“将人带进来。”

云菀沁眼中波光微漾，说不出的彷徨与惶惑。

三爷自请北上护境抗敌，既能够避开太子刁难，韬光养晦，对于和太子现在紧绷的关系来说，也算是个缓解。

可……

他真的就这么走了？只留自己在京城？

正这时，脚步响起，一道身影扑进来，半伤感半喜悦：“娘娘！”

初夏进了宫。

云菀沁鼻头一酸，心头总算暖一些，用力撑起身子。

初夏将她上下又摸又端详，见没什么事儿，放心许多，哽咽道：“三爷叫奴婢留在京城照顾娘娘，今儿才被内务府的人接进来。”

郑华秋在旁边补道：“经了太子那边的允许，今后初夏姑娘就在宫里，跟在娘娘身边了。”

一听这话，云菀沁心中一动，这意思是自己还得继续留在宫里？

她强定心绪：“郑姑姑，劳烦你还是跟太子那边传达一声，我想见他一面。”

郑华秋应了一声。

云菀沁见她要走，想起什么，又问：“沈同知没事吧？”

为秦王开城门，不顾岗位职责，难道不会被降罪？



这次是初夏开口：“放心，奴婢听施遥安说，三爷奏请离京时，跟景阳王特意提及了沈同知一事，只说当夜是以皇子强权和加急军务诱哄威逼沈大人开城，景阳王也从旁劝谏了几句，加上看在沈老将军的面子，所以沈同知除了罚俸，并没受什么重罚……只是……”

“只是什么？”云菀沁放下去的心又一提。

“只是那沈同知说自己脱不了责任，自请降职，调入宫内当侍卫当作惩戒。太子也准了，让他进宫当侍卫领班。”初夏道。

等郑华秋走了，初夏迫不及待上前，拉了她的手：“三爷得知娘娘没事儿，一定会很高兴，娘娘快养好身子。”

云菀沁默然不语，半晌才道：“初夏，你刚来宫里，许多事都不清楚，先下去找宫女熟悉一下规矩吧。”

初夏见她脸色有些疲倦，点点头，先退下去了。

室内静谧下来，眼皮终是承不住包裹的泪压，云菀沁喉咙一涩，低低哭出声来。

他将初夏特意留给自己，可他却走了……

道理她懂，可想要消化，却不是一时半刻的事。

纤指死死扣入床榻上的被褥里，她跪坐在榻上，娇容上冰凉液体无声地恣意流淌。因为怕惊扰到外面的人，所以她克制住喉间的饮泣声，不一会儿，泪水就湿了衣襟和腮前的发丝。

帘子外，一袭修俊身影站了多时。来了多久，就看了这一场梨花带雨图多久。

女人的眼泪不珍贵，喜欢用眼泪当武器的女人太多了。

可他从没见过她哭，她好像是个生来只会让别人哭的，可此刻，她却在为那个男人哭得厉害。

欲压且抑的流泪，克制的难过，让一具娇躯轻微颤抖，她哭得鼻尖粉红，眼皮肿翘，秀发也散落下来，紧紧抿着唇，生怕哭声太大。

沉默许久，他打帘，跨进去。

男子的步履声惊得她抬起头，一看来人，汲了眼泪，拿起帕子揩干净脸，

又下了榻，却与他保持距离，声音恭敬，又不无冷清：“太子来了怎么也不叫人通知一声？”

“看你哭得畅快，哪敢吵了你的雅兴。”仍是昔日一样，略带三分顽劣的轻佻声音。

她喉咙一动，直接问道：“不知道太子什么时候让我出宫？”

“出宫？去哪里？北上去找老三？还是一个人回人去楼空的秦王府独居下来，等他回京？”他见她浑身竖起锋芒，反问。

云菀沁沉默。只听他声音加重几分：“孤顶着违逆遗旨、不孝不敬的千钧压力，将你们几个暗中换了下来，接下来的，你也得一切听孤的。”

云菀沁贝齿轻咬唇：“我知道太子是因为我才将那五名医女也救下来，这一点多谢太子。”

“顺手的事。反正都已经违了父皇的遗愿，换一个人是违旨，换六个也是违旨。”他谑慵道。

“她们被连夜送出宫，就是因为怕殉葬调包的事儿曝光，我也不能继续留在宫里，所以还请太子让我尽快出去。”云菀沁静道。

太子一声轻呵：“你跟她们的情况不一样。她们五个，祖籍全是外地乡间普通民户，打发回家也就没人会知道了。你呢？你现在出宫，无论是重回秦王身边做你的王妃，还是找个地方住下来，都会被人知道，到时候就前功尽弃。你只有留在宫里，孤才能保住你，才不浪费老三拼死拼活地保你一场。”

“我不懂，我留在宫里迟早还是会让人看见，到时我一样会死，一样会牵连了太子。”云菀沁秀眉蹙紧，又有些头晕，扶住旁边的香几，才稳下来。

“这是孤该操心的事。”太子眼一动，扬声道：“送进来。”

帘子掀开，年公公带着两名宫女捧着托盘鱼贯而入。

托盘里是精致而崭新的华服与珠冠。

宫女放下衣饰，年公公挥手，示意退下。

“这是什么？”云菀沁只觉胸口浊气又一滚。先帝出殡那日起，就没吃过什么东西，可这会儿偏偏像是吃撑了一样，胃里头胀胀的。

“若是新帝的后宫嫔妃，自然可以免于殉葬，正大光明地在宫里过下去，



没人敢非议。”一字一句，从太子口里吐出。

年公公抱袖躬身：“国不可一日无主，先帝爷已经出殡，下月初，太子择日御极，先提前恭喜云美人。”

什么美人？

云菀沁错愕，只听太子道：“美人这位分确实低了些，但你原来是王妃，二嫁进宫，到时恐怕会引来外人的议论，一开始也不好封得太高，何况你如今在宫里只为保命，应该也不屑于什么高位，待日子长一些，孤再想法子将你提拔上——”

“谁叫你提拔了！我什么时候说要当后宫的嫔妃了！”气滚上来，伴着排山倒海的胃液，云菀沁忍住不适。

“好，那你即刻从这儿走出去。别说三千亲兵，到时就就算老三领三万亲兵进宫，孤也再没办法能保你了！”太子也不强逼。

“王妃，如今也没别的法子。您本来是为先帝爷殉葬的，还是太子的皇嫂，太子将您换下来纳入后宫，也顶着压力，还得被人议论呢！秦王夜闯禁宫，好容易将您的命保住，您就当是为了不辜负秦王犯这场险吧……”年公公嘀咕。

“你说得没错，”云菀沁望了年公公一眼，目光一移，又若有似无地瞟太子一眼，不无讥讽，“秦王跟太子已经走到这一步，先帝临死还要摆他一道，与太子合谋，以我引他进宫一网打尽。现在，人都被太子逼出了京城，我为了苟活，再去当太子后宫的人，就算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我自己都觉得没脸。保住性命有什么用？”

太子脾气再憋不住：“在你心里，秦王是个天山雪莲，孤却比砚台里的墨汁还要黑对不对？好，那你若是身在孤这个位置，会如何？难道看着那老三骑踏上来，木头似的一声不吭？他的身份，哄得住太后和臣子，其实你我都清楚，根本不明不白！你能打包票他一定是大宣人？连赫连贵嫔只怕都不能保证吧！父皇快死了都不放心，孤怎能放任不理，让他这个可能是北人的皇子继续坐大！他是被我逼出京城的？得了吧，你别把他说得这么委屈。他离了京，避开孤的打压，还能喘口气儿，不知多划算！要不是景阳王带着一群人上奏，你当

孤想放他走吗？”

年公公低声道：“王妃，其实就算秦王不来要挟，太子也不会眼睁睁看着您殉葬。不然，那几具代你们殉葬的尸体怎么那么快就找到？太子早就安排好了！”

太子只想擒住秦王一党，何曾想过真的置王妃于死地。

那日先帝出殡后，回了东宫，太子就交代他去铺排了。

云菀沁一怔，脸色稍松一些，却依旧闭口不语。

见她还在倔挺，太子终是沉了眉眼，轻踱几步，凑近她耳畔说道：“就算不是为了秦王，你也得为了另一个人，留在宫里保住这条命。”

进了夏，伴着一场场的暴雨，暑气一日浓过一日。一夜之间换了季，杂花生树，万物葱茏，宫人们纷纷换上了轻薄夏装。

疏影阁虽然毗邻冷宫，这个季节却正好，比其他宫殿舒服多了。临着湖水，水上天然清风徐徐送凉，不用特意摇扇送人工风或者从冰窖去拿冰块放在房间里。

住了半个多月，云菀沁心情早就平和下来了，只是偶尔看一眼还没显形的肚子，仍有些如堕梦中，恍惚半天才能确凿，这里真是有了个小生命。

差不多三个月了。

算日子，恰好就是进宫做医女的前日晚上种下的果实。

侍疾事务忙乱，跑进跑出，烟熏火燎，更是在赐刑的殿内差点儿被白绫绞死。

在这样的情形下，这孩子却不依不饶，破土而出，稳稳扎下了根。

他的生命力顽强得很，她又怎能辜负。

她定要好好保住他的性命，就如同三爷保她的命一样。

她和腹中的这条小生命，便一块儿等着他回来吧。

前世的帝王，今生也绝不会逊色。

她信他，一定会折返邺京，时光长一点，也无所谓。

这般一想，云菀沁收拾了心情，在疏影阁的房间内好好养着，再无波澜。



太子见她总算没吵闹，也安心了。

这孩子虽然来得不大及时，却总算成了她安心活下去的动力，只暂时让初夏在疏影阁贴身照顾，隔些日子派年公公亲自来送起居的饭菜衣物，又秘密安排了几名东宫影卫在疏影阁的外面守着。

本来太子说再派两个宫女来，云菀沁却婉拒了，只说若非要多个伺候的人，便将齐怀恩叫过来。

太子知道齐怀恩是秦王原先在宫里的贴身行走，第二天就将人送过来了。

齐怀恩见云菀沁没有被殉葬，先是大吃一惊，明白怎么回事儿后，哭着跪下来磕了几个头，再也不离开一步。说是从此她在哪里，自己就在哪里，要为三爷在京城里守着云菀沁，再得知她有了身孕，更是一惊。

初夏递了个眼色过去，摇了摇头，示意这事目前不要提起。

齐怀恩反应过来，太子马上就要即位，给云菀沁封位分，是为了保全她性命，若然现在就让人知道她有了孕，谁都猜得出是秦王的子嗣。

这孩子的身份若是尴尬起来，恐怕就岌岌可危了。

想着，一噤声，将话吞了下去，却抹起了眼泪。三爷，您几时才回来啊，再不回，老婆儿子都快被人抢了。

云菀沁见他哭得像个没牙的娃娃，心情倒被他哭得开怀了几分，将他安排在外面，与初夏一块儿伺候。

齐怀恩临出门前，默默又问：“太子登基后，娘娘……果真便要封美人了？”

云菀沁沉默。

前日年公公来时，交代过一些细节。

殿所都选好了，三品的美人。位阶低，宫和殿都没份住，若是住在宫殿，那就是住在配殿，与一宫之主的妃嫔同住，干脆让她另外单独住宫里的瑶台阁。

如此，正合她的心意。

瑶台阁离后宫远，安静清幽，犯不上跟后宫女人低头不见抬头见。

她不过是借这皇宫的角落，暂时安身立命，保住孩子罢了。

念及此，淡淡地说道：“身份跟名利钱财一样，身外之物，不管什么时候，

我都是你们的王妃。”

心中到底触动。

自从年公公那日说太子不日要御极开始，至今仍有些恍神。

太子夏侯世淳，果真要登基了？

从蒋皇后、赫连贵嫔前后去世之后，她便知道，很多事跟前世的走向不大一样了，可若是夏侯世淳真的登基，那么又还有三爷的昭宗朝吗？

那么，后世的历史岂不是统统与前世不一样了？

若宁熙帝之后的下一任新帝确实是太子夏侯世淳，这又是怎样一个自己不知道的新朝？

那么，若是三爷之后成为天下之主，多出来的太子夏侯世淳这一朝，又是如何处之？

来不及多想，日子流水滑过。

宁熙帝宾天，后宫焕然一新，已成另一格局。

先帝遗孀中，生育过子女的与受过先皇恩宠的搬离了原来的宫殿，进东北宫所的太妃所。

后宫尽数腾空，留新帝妃嫔入驻。

东宫女眷们蠢蠢欲动，私下盘算着储君御极后自己的位分。

京城中还未出嫁的官宦千金们也像热锅上的蚂蚁。

太子妃位置尚悬空，东宫现在的内眷只不过是几名妾室，先帝丧期未满，太子登基应该不会考虑立后的事，可明年——那可就是京城名媛们摩拳擦掌的厮杀战场了。

晴日风暖生麦气，绿茵幽草胜花时，虽然秘居在疏影阁，足不出户，云苑沁却嗅到了外面的热闹气息。

宫内开始操持新帝登基事务。

早在先帝爷出殡之后，御极一事就提上了议程，登基大典安排得行云流水。

虽说历代皇帝在先帝丧期即位很正常，国不可一日无主，北边又有蒙奴伺机而动，更需早日亲政，免得外人覬覦，可太子此次这么匆忙，朝上臣子不免





多了几分猜测。

一来，恐怕太子多少是受了秦王前阵子夜闯宫闹的惊吓，免得夜长梦多，早些即位，心里踏实。

二来，也能让秦王早些死心，一门心思好好待在陕西郡封地，再不肖想京城的权位。

御极前夜。

仲夏夜的知了在枝繁叶茂的林丛中嗡鸣，湖上没什么风，屋里燥热，初夏摇了大半夜的扇子，云菀沁还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白日，年公公搬了几块冰，吩咐初夏搁在水盆里，放在屋里送凉气。

云菀沁只怕凉气太盛，染了风寒误了胎，吹了一会儿，叫齐怀恩搬走了。此刻，坐起来看了会儿书，仍平定不下心绪来。

夜色更深，初夏靠着春凳眯着了。

腹中孩子很省心，似知道眼下亲爹不在身边，不舍得给她添一点儿乱子，除了早孕时有些头晕反胃，近来没什么不适了。

此刻，云菀沁心中却闷得慌，见初夏睡得酣畅，不想叫醒她，披了袍子，一个人走到门口。

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

隔着珍珠帘，吹会儿夹杂庭院花香的夜间自来风，最清爽不过。

呼吸了几口夜间空气，压得低低的鸣鼓声飘来。

跃过疏影阁的矮墙，正北方融融火光未歇，那儿是明日即将举行登基大殿的乾德宫。

先帝丧期，新帝登基，韶乐禁止，只鸣钟鼓。

明日，应该是太子夏侯世淳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一日。

她手往下滑落，覆在已凸起的小腹上，情不自禁地抬头凝视北方。

乾德宫的再往北，越过宫墙，跨越山水，是他的封地。

虽然陕西郡离邺京距离颇遥，但这会儿新帝登基的消息，那边应该也收到了。

“小元宵，那儿就是爹爹在的地方。”她抬起手臂，指了指北方。